

赤烂。升麻汤方：升麻、麦冬、丹皮、甘草”等等，其例在在可见，数以百计，今书俱在，足可证信。又以柴胡言，《本经》指出：“味苦、平，主……寒热邪气，推陈致新。”仲景小柴胡汤主治伤寒，邪在少阳。《千金翼方》还认为它能治“心下烦热，诸痰热结实，胸中邪逆。”总之，历来是把它作为一味祛邪退热、清火消结药对待的，自洁古始作俑后，柴胡升阳说被后人奉为主臬。到了叶桂甚而提出“柴胡劫肝阴”（《临证指南·幼科要略》）之说，洵妄生曲说，讹传无穷。当然，不管人们臆测如何，柴胡的清热、退热作用在临床上得到了公认，张介宾在《景岳全书·新方八阵》中以柴胡为散邪退热的主药，略不顾及所谓升阳之论。刻下高热急诊，医院辄持柴胡针退热，即使是肝阴不足的体质也在所不计。如上所述，可证升、柴在补

中益气汤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清热解毒，去邪退热，决非所谓升提阳气的作用，此说非笔者杜撰，故作衒论，乃金前医学之正统，乃数千年医学实践经验之积累和总结，唐宗海说：“唐宋以后，医学多伪（《中西汇通医经精义·例言》）。”盖亦深意存焉。由此可知，补中益气汤实是甘补药与清热祛邪药的组合，总体上属扶正祛邪，义与参苏饮同，所异者更突出了甘补与清热解毒的作用，而这两者正合东垣内伤热中证之需，遂引以为阴火病证的主治法则了，循名责实，当作如是观。至于东垣另一甘温除热的名方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，在补中益气的组方原则中又直接加入芩、连、膏，其清热解毒、祛邪退热的作用更不言而喻，此即甘温除大热之机理所在，也是其它单纯甘补方所不能替代的原因所在。

中药治疗舌咽神经痛1例

河北省中医院耳鼻喉科 贾春芒

舌咽神经痛极少见，西医除手术外，尚无特效疗法。笔者以单纯中药治疗1例，效果良好，现介绍如下。

郭××，男性，38岁，石家庄木材公司业务员。右侧扁桃体、舌根部反复发作剧痛20天，吞咽、咳嗽、大声说话均可诱发，疼痛向右侧颈部及耳部放射，如针刺样难以忍受，严重影响进食和睡眠。每次疼痛发作数秒至十数秒，间隔时间数分至几十分钟不等，自发病之日起一直在石市某省级西医院请专家诊治共七次，确诊为“舌咽神经痛（右）”，治疗历经口服苯妥英钠、卡马西平、去痛片，颈动脉鞘0.5%普鲁卡因封闭、肌注维生素B₁、B₁₂等多种方法，未见明显效果，因而劝其住院行“舌咽神经切断术”，患者恐惧手术，便求诊中医而赴我院。检查：急性痛苦面容，喜以手托扶右下颌部，触诊右侧扁桃体下有扳机点。茎突拍片，双侧茎突长2厘米，舌质淡红、苔薄白，脉弦。中医辨证：风邪侵袭，脉络瘀阻，治以疏风散邪、化痰定痛。处方：防风6克，荆芥6克，羌活10克，白芷10克，柴胡6克，三七粉3克（冲），元胡10克，白芍10克，甘草10克。水煎服，每日一剂。

7剂后疼痛明显减轻，守原方又进7剂。三诊时疼痛减轻大半，脉由弦转平，舌同前，饮食睡眠基本正常，原方去疏风之品，重在活血化痰定痛，当归15克，元胡10克，三七粉3克（冲），白芍12克，甘草10克，柴胡6克，薄荷12克（后下），云苓10克，白术10克。取药20剂。一月后再诊：进食睡眠完全正常，偶因大口吞咽食物或大声喊叫时咽壁、舌根有微痛，余无不适，上方加入丹参30克，三棱10克，莪术10克，服7剂，症状完全消失，一切如常，一年来随访无复发。

体会：从本病疼痛部位而言，痛在一侧扁桃体及舌根部，乃少阳经是也。从病机性质而讲，刺痛、痛有定处为脉络瘀阻，发病急骤必挟风邪无疑。方中以防风、荆芥、羌活、白芷疏风散邪；三七散瘀止痛；三棱、莪术破血祛瘀，行气止痛；元胡为血中之气药，为临床常用活血行气定痛之佳品，据药理研究，元胡内服能产生类似吗啡及可待因的效果，可显著提高痛阈，而起镇痛作用；芍药配甘草即张仲景之“芍药甘草汤”，有酸甘化阴、缓急止痛之功；柴胡走少阳，引药归经者也。